

东方玉作品全集

石鼓歌

東方玉



石鼓歌

东方玉 著

上

海南出版社

内容简介

深秋的傍晚，夕阳西下，只有祝融峰，还在一抹斜阳之中，苍然独秀！

陆翰飞便在此时遭遇了一场离奇可怕的变故！

变故发生得如此意外，如此突然！

在莽莽武林中素有“五岳三奇”之称的师傅——简大先生，少林方丈灵山大师，北岳恒山司空老人，相继猝死。凶器竟是师傅从不轻易使用的成名暗器亮银袖剑！伤处竟都是剑穿左胛骨骨缝，肺腑受创致死！

陆翰飞在极度混乱的头绪中思索着师傅临死前的话语：石鼓山石鼓上的四句歌与武功有关；与两百年前的一双武林奇人有关；与……

从此，陆翰飞为报师仇，涉足江湖，演出了一幕幕出人意外又扣人心弦的正义与邪恶，智力与武力的较量。

目 录

第一章	南岳疑云	(1)
第二章	石鼓题歌	(39)
第三章	透骨阴指	(77)
第四章	东厢迎煞	(116)
第五章	沿途多怪客	(156)
第六章	移花接木	(195)
第七章	陆地神龙	(235)
第八章	三 狼 窜	(274)

第一章 南岳疑云

衡山七十二峰，起于衡阳迴雁峰，迄于长沙岳麓山；其中最著名的有祝融、紫盖、芙蓉、石廪、天柱五峰。

祝融峰为南岳主峰，峰顶有一座小庙，叫做青玉坊，旁有望日台，望月台，和祝融墓等胜迹。

从祝融峰俯视其他诸峰，简直如同一堆小丘！

这是一个深秋的傍晚，金黄色的阳光，渐渐从群山山头移开，只有祝融峰，还在一抹斜阳之中，苍然独秀！

此时南天门上，忽然飞起一朵蓝云，冉冉向峰顶上升！

这朵蓝云，飞得极快，一会工夫，已升上峰顶！

那不是一朵蓝云，是一个身穿天蓝长袍，两须花白的老人。

“师傅，你回来了！”

蓝袍老人堪堪登上峰顶，从望日台上，飞也似跳下一个青衫少年，满怀欣喜的迎着上来。

“翰飞，你随为师来！”

蓝袍老人低沉的说了一句，便大踏步往小庙后边走去！

青衫少年好不容易盼望着师傅回来，心头怀着一腔高兴，

迎上前去，哪知转眼之间，瞥见师傅脸色苍白，似乎还有点喘息，往里走去。

不由大吃一惊，凭师傅的功力，就是十个祝融峰，也决不会累得气喘，难道他老人家突然病了？心中一急，慌忙跟着师傅进入后院静室。

蓝袍老人在椅上坐定，便自闭目养神。

青衫少年返身从室外倒了一碗热茶，放到师傅身前，轻声道：“师傅，你老人家怎么了？”

蓝袍老人睁开双目，摇了摇头，道：“没什么，为师在山下和人对了一掌，真气略微受震……”

青衫少年听得大吃一惊，师傅在武林中和少林方丈灵山大师，北岳恒山司空老人，合称五岳三奇，江湖上人称简大先生而闻名，武功之高，当今之世，已是寥寥无几，还有什么人，敢和师傅对掌？

心中想着，不由好奇的道：“师傅，那是什么人？敢和你老人家对掌？”

简大先生微微摇头道：“为师也没弄清楚，那人使的是无形掌一类功夫，出手无声无息，等为师发觉，差不多快印上后心！”

陆翰飞失惊道：“啊？师傅，你被他印上了？”

简大先生微笑道：“为师不是说差不多快印上吗？差不多，终究还是差了一点，就被为师发觉，左袖拂出一记‘流云袖’，才把掌势化解，唉，此人武功，真还不在为师之下，唔，若论轻功，简直还在为师之上，等为师回头瞧去，也只看到一条淡

淡黑影，在林间一闪而没！”

陆翰飞不服气的道：“师傅，这人武功，比你老人家还高，这又是谁？”

简大先生喟然叹道：“孩子，你总该知道武功一道，天外有天，人上有人，为师这点功力，算得什么？哈哈，咱们不谈这些，唔，孩子，为师这次远去嵩山，总算不虚此行！”

陆翰飞张目道：“师傅，你说的可是石鼓山那四句歌谣？”

简大先生探手从大袖中取出一张墨拓黑底白字的纸卷，笑道：“当然，为师始终怀疑石鼓山石鼓上的这四句歌，和武功有关，所以趁这次咱们五岳三奇十年会期，为师就用墨拓了一张，带在身边，好让大家瞧瞧，也许可以研究出一点头绪来。”

陆翰飞喜道：“师傅，那四句歌，果真和武功有关？”

简大先生点点头，又摇头道：“这个目前还无法确定，要等为师明日再去一趟石鼓山，仔细瞧瞧，因为据灵山大师说，这四句歌，可能和两百年前一双武林奇人……”

话声未落，突然抬头喝道：“窗外何人？”

“呛”！陆翰飞没等师傅吩咐，松纹剑一抖，纵身往窗外电射而出！

他从师八年，手上七十二招“丙灵剑法”和十三支亮银袖剑，已得简大先生真传，此时掠出屋外，身形飘落，双脚一触地面，立即腾身飞起，跃上屋面。向四外一瞥，苍茫夜色之中，除了凛烈山风，吹得落叶萧萧，呼啸有声，根本没有半个人影！

心中不由暗自嘀咕，凭师傅的内功修为，耳目之灵，平常十丈以内，飞花落叶，金针堕地，都瞒不过他老人家的耳朵，自然不会听错，那么来人敢情听到师傅的喝声，就逃走了？

自己方才应声飞出，也并不慢到哪里，这人能在这电光石火之间，走得无影无踪，身法当真快得出奇！

忽然，他想起师傅方才上山之时，遭人暗袭，那人轻功之高，可能还在师傅之上，难道在窗前偷听的就是此人？一念及此，立即飘落地面，回身往静室走去！

这一阵工夫，房中业已点上灯火，简大先生满面怒容，凛然而立，脸色显得异常阴沉！

离窗前不远，扑倒着一个身穿蓝袍的人，面部朝地下，背心插着一柄三寸来长的亮银小剑，剑柄上还缀着三颗银铃，正是师傅从不轻易使用的成名暗器——亮银袖剑！

陆翰飞瞧得一怔，还没说话！

简大先生目如寒电，已沉声喝道：“徒儿，今晚来人，可能不止一个，你替为师仔细搜上一遍，可有潜伏羽党？”

陆翰飞只觉师傅脸色不善，声音也和平时有异，敢情正在盛怒之下。

自己从没见过师傅如此大怒，一时连头都不敢再抬，口中唯唯应是，返身退出静室，立即毫不停留地在后院前殿，仔细搜索了一周，依然不见有什么人影？

陆翰飞是因师傅正在盛怒之际，哪敢大意，一手仗剑，迅速掠出围墙，在青玉坊附近四周巡视了一遍，看看实在没有丝

毫可疑之处，只好回转静室覆命。

当他提心吊胆的跨进静室，师傅业已不在，只有仆倒地上的蓝衣人，背上插着一柄闪闪生光的亮银小剑，一动不动！

陆翰飞不知师傅在这瞬息之间，去了哪里？不由对地上仆着的蓝衣人，多瞧了一眼！

方才他因师傅正当盛怒之下，吩咐着自己，匆匆一瞥，自然不敢多看，此时这一打量，不由机伶伶的打了一个寒噤，心头立即升起一丝不祥之感！因为这个仆倒地上的人，无论衣着身形，都极像自己恩师简大先生！

陆翰飞再也无暇多想，立时一个箭步，窜到蓝衣人身边，身子还没俯下，已经感到一阵心颤肉跳，这人实在太像自己恩师了！

他极为镇定，迅速蹲下身子，伸手扳住那人肩头，缓缓转了过来，他只觉摸到对方冰冷的身子，双手竟然抖得厉害！

这刹那之间，目光刚一瞧到这人脸，陆翰飞只觉脑门上轰的一下，几乎惊叫出声！

这人不是自己恩师简大先生，还有谁来？他老人家定着双目，平日慈祥的脸上，色若死灰，牙关紧咬，嘴角上还在流血！

他双腿一软，扑的跪倒地上，两行热泪，忍不住顺腮直流！

这是一件离奇可怕的变故！

发生得如此意外，如此突然！

他抱着师傅遗体，急痛攻心，双目简直要冒出火来！

但他知道这一变故，决非寻常仇杀，如果不能沉着应付，必将陷在迷乱之中！他极力抑制着内心悲痛，抱起师傅遗体，放到榻上，然后起下亮银剑，替师傅阖上眼皮，凄惶地祷告道：“师傅，你……你老人家安息吧，弟……弟子誓必踏遍天涯，追查凶手，替你老人家报……仇。”

边说边用衣袖拭了下眼泪，拿起亮银小剑，反复细瞧，自己从师八年，虽不曾见师傅用过亮银袖剑，但这是师傅之物，丝毫不会有错！

他迅速转身，在师傅袖中，取出一个鲨皮革囊，打开一瞧，师傅仗以成名，剑不离袖的一排十三支亮银小剑，赫然少了三支！再回眼一瞧，方才师傅从袖中取出，放在几上的那张从石鼓山石鼓上拓来的纸卷，也已不翼而飞！

他想到师傅之死，也许和这张墨拓石鼓有关，但他弄不懂这四句歌词，镌在石鼓山的大石鼓上，丝毫没有秘密可言，任何人都可以去拓，为了这张墨拓纸卷，何用杀害师傅？

他又想起师傅在上山之初，那个轻功奇高，使用无形掌偷袭师傅的人，可能就是凶手，他乔装师傅，把自己支使出去，可能是为了寻找师傅的遗物。

他心头虽然感到极度混乱，茫茫天涯，从何处去查究杀害师傅的贼人？譬如亮银剑，是师傅自己的暗器，譬如失去的石鼓拓本，那是人人都可以去拓的东西。

再如杀害师傅的贼人，虽曾当着自己说话，那时匆匆一

面，他又扮做自己师傅，没法瞧清楚他的面目，可能连口音也故意掩饰摹仿着师傅的声音！

那么唯一可以追查的线索，只有武林中会“无形掌”的人！

这一点已经够了，武林中会“无形掌”的人，自己虽没听师傅说过，相信不会太多，何况武功胜过师傅，能够杀害师傅的人，更少之又少。

自己师傅和少林灵山大师，北岳司空老人，号称五岳三奇，交情深厚，自己料理好师傅后事，只要去一趟少林，也许灵山大师可以指示出一点端倪！

他脑中不停转动，人却怔怔地立在桌前发呆，泪水像断线珍珠，一点一点滴落前襟！

蓦地，他听到极轻微的声音，好像有人飘落院前！陆翰飞暗暗切齿，一手提起长剑，双足一蹬，身子穿窗而出，落在地上，只见阶前天井中，果然站着两条人影！

不！就在自己现身跃出的同时，又有四条灰影，毫无声息的从墙头飞落，站在先前两人身后。

陆翰飞凝目瞧去，约略可以看清为首两人，是两个灰衲芒鞋的老僧，手上各自拄着一支镔铁禅杖，卓然而立，四道目光，黑夜之中，宛如四点寒星，熠熠有光！

站在两个老僧身后的，也是四个僧人，年龄均在四旬以上，也各自手持禅杖，像泥塑木雕，一动不动。

陆翰飞瞧得心头一怔，这几个和尚，是干什么来的？他还

没开口，只听左边一个老僧，单掌打个问讯，口中低喧一声佛号，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小施主可是简老檀越的高弟？”

陆翰飞左手紧握长剑，冷冷的道：“不错，在下正是南岳门下，大师们夤夜上青玉坊来，不知有何贵干？”

左边老僧微微颌首，道：“老衲灵岩，这是师弟灵峰，从少林寺赶来，有事求见尊师，不知简老檀越可曾归来？”

陆翰飞不期一怔，自己曾听恩师说过，少林寺灵字辈的高僧，除了方丈灵山大师，只有两位，一位是达摩院住持灵岩大师，一位是罗汉堂住持灵峰大师，这两位高僧，武功仅次于方丈，平日极少下山，今晚怎会连袂前来？心念转动，立即返剑入鞘，躬身道：“原来是两位大师，晚辈失敬之至，家师……”说到师傅，不禁心头一酸，勉强说道：“家师才回山不久，两位大师请到厅上稍坐……”

站在右首的灵峰大师，不待他说完，摇手道：“不必了，小施主请尊师出来就是！”

陆翰飞似乎觉得他语气不善，怔得一怔，剑眉微皱道：“大师究有何事？可否赐示？”

灵峰大师不耐道：“老衲所为何来，尊师自然清楚，他因何避而不见？”

陆翰飞师傅新丧，心头正憋着一股仇怒之火，闻言不禁脸色一沉，怒声道：“在下尊敬两位是有道高僧，才以晚辈之礼相见，请教远莅衡山之意，也是待客之道，不想大师出言竟尔如此草率，在下尚有要事待办，大师爱说则说，不爱说就算，

在下恕不奉陪。”

说完，转身就走，不再理会他们。

灵峰大师被他顶撞得长眉轩动，喝道：“站住，简子真究在何处，你还不叫他出来？”

陆翰飞呛的一声，重新掣出长剑，猛然转身道：“家师不见外客，你待怎的？”

他说到最后一句，忍不住流下泪来！

灵岩大师炯炯目光，盯在陆翰飞脸上，低喝一声：“师弟！”

灵峰大师连忙合十道：“师兄有何吩咐？”

灵岩大师微微摆首，一面向陆翰飞打讯道：“小施主暂请息怒，老衲师兄弟，实有要事和尊师面谈，不知尊师究竟可在山上？”

陆翰飞含着满眶泪水，抬头道：“家师……大师如有要事，和在下直说，也是一样。”

灵岩大师瞧得心头大疑，颌首道“好，小施主既然如此说法，老衲不妨直言相告。”说到这里，微微一顿，左手缓缓从怀中取出一个布包，脸色凝重，递了过来，道：“小施主瞧瞧包中之物，是否认识？”

陆翰飞见他说得如此郑重，依然返剑入鞘，伸手接过，迅速打开布包，只见里面赫然是一支三寸来长的亮银小剑！剑柄上缀着三颗银铃，那不是师傅的“亮银袖剑”，还是什么？

啊！剑尖上还凝有殷红血迹，这……

陆翰飞瞧得浑身一震，失声道：“这是家师遗物中，失去三支亮银剑的第二支了！”

灵岩大师陡然一惊，他从陆翰飞口中的“遗物”两字，和方才那种悲苦神色，满眶眼泪，合在一起，便意识到事情果然不出自己所料。他灰衲飘动，蓦地跨前一步，急急问道：“小施主，简老檀越怎么了？”

陆翰飞方才已经忍耐不住，这会再经灵岩大师一问，两行热泪，不由滚滚直落，咽声道：“家师刚一回转，便遭贼人毒手，凶器就是他老人家自己的‘亮银袖剑’！”

灵岩大师脸色大变，凛骇的道：“有这等事？小施主，尊师遗体，现在哪里，可否让老衲瞧瞧？”

灵峰大师也一脸凝重，现出无比愤怒。

陆翰飞拭泪道：“两位大师，请随在下来。”

灵岩大师左手向后一摆，意思是要身后四人，停在原处，一面从陆翰飞手中，取过布包，依然小心翼翼的包好，揣入怀中。

陆翰飞领着两位高僧，走入师傅静室，灵岩大师一眼瞧到简大先生直挺挺的躺在榻上，不由双手合十，口中连诵佛号。

灵峰大师走近榻前，仔细审视过简大先生的伤势，身躯微震，猛然抬头，切齿的道：“师兄，简老檀越也是剑穿左胛骨骨缝，肺腑受创致死……”

陆翰飞站在一旁，只是垂泪！

灵岩大师一脸悲愤，微微颌首道：“我方才已经瞧到。”一

面回头道：“小施主可否把尊师被害经过见告？”

陆翰飞就把当时情形，详细说了一遍。

灵岩大师长眉微蹙，只是低头不语。

灵峰大师忍不住追问道：“据小施主说来，尊师一十三支亮银袖剑，失去了三支，如今还有一支，恐怕……”

“师弟！”灵岩大师低叫了一声。

灵峰大师倏然住口。

灵岩大师沉吟了一下，道：“此事，依老衲看来，其中恐怕另有隐秘，小施主新遭大故，急须料理尊师后事，老衲师兄弟，未便多有打扰，小施主此间事了，务望驾临少室，到时再作详谈。”

陆翰飞听说两人要走，忽然想起方才灵岩大师出示用布包着的那支带血亮银剑，不知少林寺发生了什么事情？瞧他们来意，当然是为追问此剑下落而来，这就抬头道：“大师方才出示先师‘亮银袖剑’，不知究有何事？”

灵岩大师脸色一黯，摇头道：“此事原是误会，多说无益，小施主驾临少室，到时自会明白，老衲就此告辞。”

说罢，打了个问讯，便飘然往屋外走去。

跨出静室，又回身叮嘱道：“小施主此间事了，勿忘到少林寺一行。”陆翰飞躬身道：“晚辈自当谨记。”

灵岩大师道：“小施主善自珍重，请留步吧！”

说话声中，袍袖一挥，腾空飞起，灵峰大师和四个僧人，也立即跟踪掠出。

陆翰飞目送两位少林高僧去后，心头更是疑云丛生，师傅身边，缺少的三支亮银袖剑，已经发现两支，而且这一支，居然在少林寺发现。

从灵岩大师和灵峰大师连袂赶来，而且还小心翼翼的用布包着，可见受创的人，极非等闲之辈，莫非会是少林方丈灵山大师？

他和自己师傅，以及北岳司空老人，合称五岳三奇！

不错，这次师傅远从衡山赶去，就是他们三位老人家的十年一会之期，难不成灵山大师，也遭了贼人毒手？丧在亮银剑之下？

心中想着，急急奔回静室，他替师傅换了一件干净蓝袍，然后在望日台左侧挖了个坑，把师傅遗体收好，又将师傅平日随身不离的那口长剑，和十支亮银袖剑，一并放入，要待掩土！

他望着师傅慈祥的脸，这是最后一面了，从此音容顿渺，哇的一声，伏在坑边，不由的放声大哭！

正当他尽情一哭，声嘶泪竭之际，忽听有人在身边喊道：“陆兄弟，陆兄弟，你快别哭了！”

陆翰飞蓦地一惊，立即拭泪瞧去，只见朦胧月色之下，自己身边，站着一个身穿青色劲装，背插长剑，年约二十四五英姿勃勃的青年。

在青年身后，还站着一个十七八岁的青衣少女，青绢包头，睁着一双亮晶晶的大眼，正盯着自己直瞧！

不，她一张粉脸，凜若冰霜，手上还横着一支寒光闪闪的长剑，对自己敌意甚浓！

陆翰飞看清来人，不由心头一震，站在自己面前的，正是北岳恒山司空老人的入室弟子杜志远。

三年前，曾随司空老人，在祝融峰盘桓了几天，和自己谈得极投机，他此时夤夜赶来，难道……他不敢再想，慌忙拱手道：“原来是杜兄，司空老前辈可好？”

杜志远脸色一黯，反问道：“陆兄弟，简老前辈好端端的怎会遽归道山？”

陆翰飞流泪道：“先师是中人暗算死的？”

杜志远瞧了青衣少女一眼，急急问道：“陆兄弟，简老前辈是中了什么人暗算？”

陆翰飞摇摇头，道：“不知道，小弟发觉之时，他老人家后心已经插了一支‘亮银袖剑’……”

青衣少女听得惊叫出声，杜志远脸色突然大变，颤声道：“‘亮银袖剑’不是简老前辈自己的成名暗器吗？”

陆翰飞点头道：“杜兄说得不错，但小弟后来检视先师遗物，发觉其中少了三支。”

“三支！”杜志远浑身颤动了一下，道：“陆兄弟，我们先把简老前辈遗体埋了，再说！”

陆翰飞含泪点头，当下和杜志远两人把土盖上。青衣少女只是一声不作的站在边上。

两人填满了土坑，又堆起了一个坟尖，陆翰飞找了一块石